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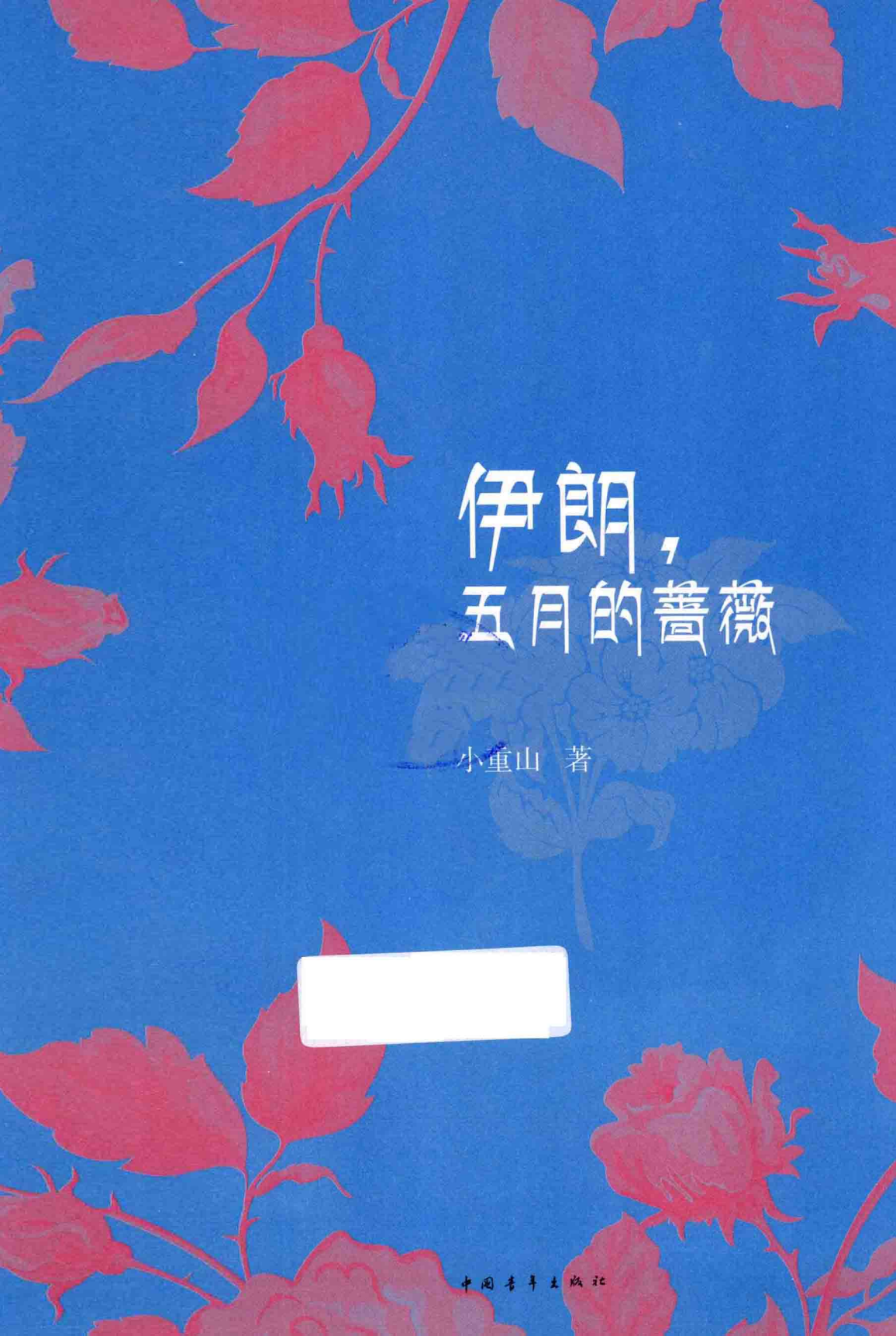


伊朗

五月的蔷薇

小重山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伊朗， 五月的蔷薇

小重山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朗, 五月的蔷薇/小重山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153-2420-3

I. ①伊… II. ①小… III. ①旅游指南—伊朗 IV. ①K937.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4)第096902号

责任编辑: 李 茹 liruice@263.net

封扉设计: 华 夏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营 销: 010-57350517 57350522 57350524

编辑电话: 010-57350508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700×1000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79千字

印 数: 1-6000册

版 次: 2014年7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 46.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526

五月的蔷薇

从伊朗旅行归来，整理完照片，赶紧发送给我新结识的那些伊朗朋友。然而，多半没有回复，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收到。

感谢真主，在哈马丹收留我的大男孩索罗士没有失去联系。现在，我甚至教会他使用微信。九月，索罗士去马哈拉特上大学了，读与石油相关的专业。他出了一次车祸，幸好不算严重，但还是让我担心。索罗士一直关注中国，以及我这个中国朋友，譬如南方的洪水、北方的地震，他都会发邮件问候。他有漂亮的女朋友、胖得可爱的同学。我邀请他来中国旅行，他调侃：“等我来中国的时候，你都要 70 岁了。”

说起来，我在伊朗的时候，正值总统大选前夕，城市街头挂满了宣传画，政治气氛浓厚。其实，对多数伊朗人来说，只要有足够的馕饼享用，政治嘛，就是个玩意儿，让那些熟读厚黑学的家伙去角逐好了。

哈桑·鲁哈尼当选，此君似乎有意缓解和美国的的关系，一改内贾德时期的强硬态度，30 年来首次和美国总统直接通话。最近，德黑兰市政发言人说：市内的反美标语和海报属于非法张贴的宣传品——其实就是美国大使馆外墙上的涂鸦。说起来蛮不好意思，我还专程参观了一番。丘吉尔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美国制裁，对伊朗经济造成严重损失，哈桑·鲁哈尼任期内，不知能否打破这种僵局？实际上，索罗士就经常抱怨美国和以色列。

好吧，先将政治的事情塞到背包里，姑且回答问题——我们为什么去旅行？

一位资深的“女汉子”说：“生命的长度有限，而宽度，则由你自己决定。”这话是不是极富哲理？旅行嘛，就是拓展生命的宽度，是“见世面”，不用附加太多的深意。所谓“见多识广”，就是这么个理儿。

“如果你心存偏见，请不要踏上这片土地。”还是回到伊朗，先将你脑子里残存的伊朗印象全都格式化了。我的伊朗旅行经历，不仅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现代伊朗，而且穿越时空，追寻居鲁士、大流士和阿巴斯的足迹，去看曾经称霸半个世界的古波斯帝国，当年掀起了怎样的历史风云？波斯文化和华夏文明，如此相像，如此陌生，它们有着怎样的联系？漫长的古丝绸之路，穿过沙漠，进入呼罗珊，经过亚兹德、伊斯法罕、哈马丹，一直到达罗马，这期间又穿插了多少鲜为人知的爱恨情仇和慷慨悲歌？

德黑兰的穆罕默德；马什哈德的大胡子礼萨和出租车司机莫特扎；亚兹德的比纳姆；伊斯法罕的穆罕默迪；大不里士的阿拉什和阿塞拜疆族姐妹花；哈马丹的米兰德和半夜收留我打地铺的索罗士……记忆就像黑白老电影，仿佛又来到伊朗高原，蚀刻的群山、蜿蜒的公路、精美的寺院、巍峨的宫殿、繁华的巴扎、悠久的历史、虔诚的宗教、漂亮的美女，波斯风情，怎一个“神秘”了得？

一位旅人感叹：“伊朗是世上最让人安心的国家。”不信？请接着往下看！

小重山 甲午花城

目录 CONTENTS



011 自 序 五月的蔷薇

001 德 黑 兰

003 早安，德黑兰

009 波斯帝国的铁血历史

015 镜面装成的皇家记忆

023 世上最昂贵的地下室

028 穿越时空，走进古典波斯

032 邂逅，巴扎里的“有情人”

037 马什哈德

039 坐上火车去圣城

042 富人去麦加，穷人去马什哈德

047 礼萨圣陵里的“神仙妹妹”

054 国王的史诗

058 博士居然是蒙古人后裔

061 内沙布尔

062 “没去过内沙布尔，就不算真正的旅行家”

065 “我自己就是地狱，就是天堂”

069 那张 30 万里亚尔的罚款单



075 设拉子

077 五月的蔷薇

085 波斯中古世纪的诗酒风流

092 赞德王朝的新首都

99 一头“骡子”的传奇故事

108 阿契美尼德时期的“四大天王”

114 波斯波利斯

123 “啊，这种交易太不公平”

125 亚兹德

126 一座黄色的泥巴城

132 “波斯王道”上的古城堡和骆驼驿站

139 善言、善思、善行

144 爬上“摇晃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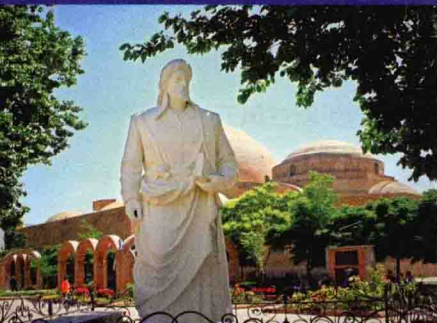
150 迷失在卡其色的巷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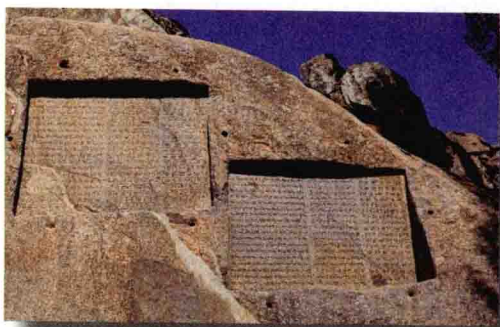


- 159 伊斯法罕
- 160 “伊斯法罕半天下”
- 166 世界上最漂亮的清真寺
- 172 “中兴时期”的四十柱宫
- 176 与毛拉探讨宗教话题
- 184 “我的灵魂是一只蝴蝶”
- 192 扎扬黛河上的石头桥
- 197 如你心中尚存偏见，那么请勿踏上这片土地

199 大不里士

- 201 “开门吧！我只羁留片时”
- 205 空气里流淌着大选的味道
- 210 “世界之王”和他的蓝色梦境
- 215 “她们抽的不是水烟，而是一种存在”
- 227 诗人的故土，故土的诗人
- 231 漂亮的阿塞拜疆族姐妹花
- 234 和波斯人打羽毛球





239 哈 马 丹

240 “昼夜是逆旅的门户”

243 米底王国的“藏宝书”

249 黄金城的秘密

254 阿达尔月的忏悔

259 德 黑 兰

261 波斯帝国的“喇叭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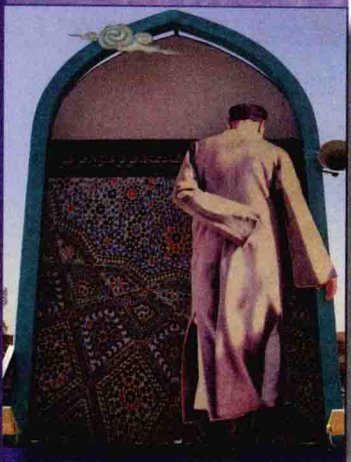
264 骷髅样的自由女神像

267 半截青铜雕像后面的伊斯兰风云

273 向最高领袖致敬

附 录

277 我的行程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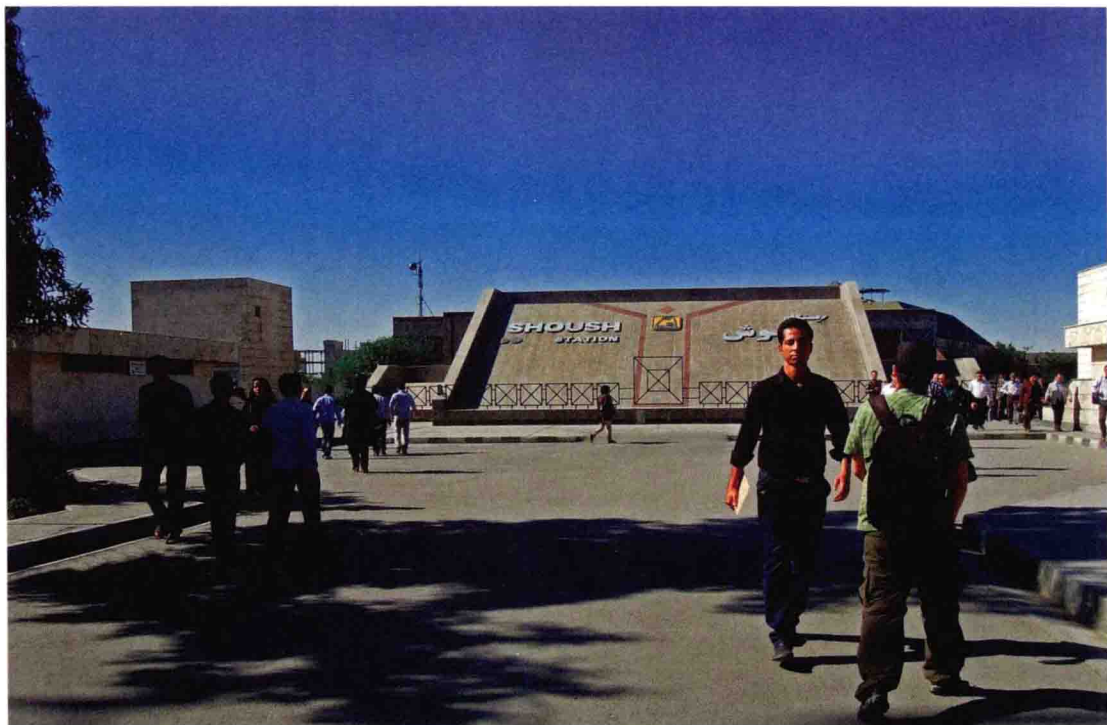




Tehran 德黑兰

这波斯美女指着显示屏里她自己的相片问我：“这位美女是不是很漂亮？”我笑着说：“非常漂亮。”“你喜欢么？”“当然，你愿意随我回中国么？”她笑得打跌。





◇上：从火车站出来，被热心的波斯人送到最近的舒什地铁站。有时，看似迎面而来，却又擦肩而过。
 ◇下：地铁站偶遇的伊朗朋友，这家伙给我一个棒棒糖。女士们来到伊朗，着装也要符合伊斯兰教规。

早安，德黑兰

我曾在世界四方长期漫游，
与形形色色的人共度春秋，
在任何角落都未空手而归，
从每个禾垛拾取谷穗一束。

——萨迪

邻座的伊朗人碰了碰我的胳膊，我努力睁开眼睛，啊！原来已是早餐时间。

马汉航空（Mahan Air）公司的空姐高鼻深目，明眸朱唇，头戴黑色纱巾，顾盼之间，确是充满波斯风情。早餐比较简单，带着玫瑰香味儿的红茶，还有面包、芝士、橙汁、果酱等。航班上以中国人居多，但我身边是位伊朗男士，头发花白，颇有风度。我问：“您什么时候回中国？”答：“我住在德黑兰，目前没有计划再去中国。”

广州到德黑兰（Tehran）的首次航行比原计划延后了1个月，错过了卡尚（Kashan）的玫瑰节，我深以为憾。广州有许多波斯商人，我以为他也订了便宜的往返票，故有此问。他很绅士地微笑：“欢迎到伊朗旅行！”

凌晨五点，空中巴士降落到德黑兰新国际机场。乘客们突然活跃起来，争相挤到机舱走廊里。

真主啊！生平第一次飞这么长时间，腿脚似乎成了多余的零件，身体僵硬如标本。一夜翻来覆去，几乎未曾入眠。旅客们鱼贯走出机舱，空姐站在

机舱门口，笑容可掬，右手贴于左胸，略欠上身，为每位旅客送上软绵绵的道别和祝福。

新机场位于市区以南 55 公里处，叫伊玛目霍梅尼（Imam Khomeini）国际机场，于 2004 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以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Ruhollah Musavi Khomeini）命名，好让世界人民经常念叨他。2008 年以前，这座机场由伊朗航空公司管理，如今被伊斯兰革命卫队接手，是伊朗最主要的国际空港。原来的梅赫拉巴德（Mehrabad）老机场，则转而为伊朗国内航班服务了。

看到披着黑色罩袍的伊斯兰妇女从身边走过，恍如梦境，我就这样踏上了中东的土地？世人眼中的是非窝、导火索？

机场并无特别。不过，入境处的工作人员长得幽默，像极了喜剧演员，肥而圆的身躯几乎要撑破紧绷的制服。他将我的护照从头翻到尾，问我去哪里、住什么地方——突然记起电影《逃离德黑兰》中的紧张气氛。要去的城市我当然说得出名字，可谁能记住那些拗口的酒店名呢？何况我根本没有预订，只好递上打印出来的英文资料，他拿到隔壁核实一番，才盖上章子。我去过的国家不多，更没到过伊朗人敏感的以色列（Israel）和美国，为什么要特别盘问呢，难道我这满脸的老实相在伊朗行不通？有位梔子小姐去过以色列，工作人员把她带到小房子里盘问一番，并将以色列签证页复印备案后才放她入境。

看到戳上的日期——1392 年 3 月 19 日，难道我穿越到中世纪？非也，伊朗人还在使用他们自己的太阳历呢。

波斯历法（Gahshomari-ye Irani）以春分为新年肇始，一年的前 6 个月每月 31 天，接下来的 5 个月每月 30 天，最后 1 个月平年 29 天，闰年 30 天。这可不是随意划分的，地球沿椭圆形轨道公转，北半球的春夏接近远日点，绕太阳运行速度比秋冬时分慢，所以前 6 个月为 31 天。不要以为波斯历法和咱们没啥关系，全世界打工族能睡到自然醒的“太阳日”（Sunday），就来自波斯人用七种星球给一周每天命名的传统。

好吧，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以真主的名义，开始我的伊朗之旅。有人说出境大厅兑换处汇率低，入境大厅更划算，便和几个中国游客到入境大厅二楼换钱。“Exchange”亭里坐着一男一女，小窗紧闭，还不到营业时间。

不远处有对衣着时尚的青年男女正在相拥热吻，众人大奇，甚至拿出相机偷拍。哈，谁说伊朗人保守？机场都可以上演激情戏呢。

一个热情的本地人自告奋勇带我们到楼下银行。伊朗的货币叫“里亚尔”（Rial），近期贬值得厉害。这家银行1美元可兑3.2万里亚尔，据说春节前后曾高达4.2万。我先换了50美元，以支付到市区的交通费。后来才搞清楚，伊朗人日常交易多以“图曼”（Toman）为单位，1图曼等于10里亚尔。买东西时，一定要问清单位是图曼还是里亚尔，那可是10倍的差价。

今夜我将乘火车前往伊朗东部的马什哈德（Mashhad），偶遇的栀子和佩兰也同样行程，一拍即合，便结伴而行。三人略作商议，计划先去德黑兰火车站购票存包。所谓旅行，就是爱上未知。谁说不是呢？且看我们这个三人组的精彩旅程。

太阳完全舒展开来，原野泛着金黄的光芒，微凉的晨风吹过，顿觉神清气爽。宽阔的高速公路不断向前延伸，远方是屏风般的山峦，有大片未曾融化的积雪，只是半裸的灰黄的山体，看上去多少有些苍凉。姑娘们见到雪山，兴奋地“哇呜”起来。德黑兰有滑雪场，大半年时间积雪皑皑，若不嫌累，从冬天一直能滑到次年六月。

德黑兰波斯语意为“洁净之城”，是雪山环绕的大都市。空中俯瞰，从北面的山坡开始，往南延伸数十公里，是名副其实的“山脚下”。五千年以前，生活在伊朗高原上的人们就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德黑兰作为国家首都，不过两百多年历史，充其量是一位“新贵”。公元9世纪，这里还是雷伊（Ray）城郊的小村庄，丝绸古道（Silk Road）上的骆驼商队都懒得停留。13世纪外族入侵，附近城市遭到毁坏，德黑兰才开始兴起。1788年恺加（Qajar）王朝定都德黑兰，是为伊朗第32个国都。

1943年11月28日，同盟国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会晤，商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如何瓜分世界，这就是著名的“德黑兰会议”。战后，伊朗实行亲美政策，进行社会改革。60年代，依靠石油带来的巨额财富，德黑兰快速发展，如今人口已超过1200万，成为西亚最大的都市。

然而，在我眼中，德黑兰的“洁净”徒有虚名。因地处厄尔布尔士（Elburz）山脉南坡，与里海天然隔绝，污染物不易消散。德黑兰市政府倒是很人性化，



◇德黑兰的清真寺，两个身着黑色长袍的伊斯兰妇女从门前走过。

如果空气污染严重时，他们会给民众放假。

街边的蔷薇花儿在阳光里摇曳，空气干燥得似乎能听见裂开的声音。出租车不时钻进小巷，带起街边的黄尘——这城市真算不得洁净。

火车站是水泥结构的两层楼，两边贴着霍梅尼和哈梅内伊（Seyyed Ali Khamenei）的画像，如门神一样。售票处在二楼，我将护照交给工作人员，顺利买到三张午夜开往马什哈德的卧铺票。火车票分两个等级，票价根据等级和快慢而不同：一等（1st Class）是卧铺，分四人和六人包厢；二等（2nd Class）是座位，六人包厢。火车票通过旅行社预售，不收手续费。火车站售票处也属旅行社，只卖当天票。

德黑兰与马什哈德相距 890 公里，行程超过 12 小时，而六人间的卧铺票 30 万里亚尔，折合人民币 60 多元，相对于国内，实在便宜。

所余里亚尔已经不多，决定去霍梅尼广场换钱。小件寄存处英俊的小哥让梔子着迷，缠着他画了张到地铁站的草图，但刚出火车站还是迷了路。彷徨间，一位拎着公文包的高个伊朗人停下脚步，领着我们原路返回，来到一辆灰色的旧汽车前。副驾驶座已经有位穿着黑袍的女子，他交代司机几句，让我们乘这辆车到最近的地铁站，边说边掏皮夹子付钱。我大叫“No”，但他不由分说，拉开车门，微笑着催促我们上车。我连声道谢，甚至没来得及问他的姓名。

这不是做梦吧？伊朗人是活雷锋？感觉有些不太真实。对伊朗人的热情好客，我虽早有耳闻，但如今亲身经历，还是出乎意料，半天回不过神来，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乌托邦”“理想国”？

梔子和佩兰既惊讶又感动，赞叹不已。

来伊朗前，我只能用“悲情”来形容这个古老帝国。在 1979 年的伊斯兰革命后，伊朗被西方制裁，一度面临战争威胁。而其周边，由于宗教派别和地缘政治等复杂因素，伊朗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所不容。在大国操纵下，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使伊朗国力衰退。然而，踏上伊朗的土地，所见与想象完全不同。伊朗人阳光灿烂，乐观自信，热情好客，根本找不到我脑海中“战争”“恐怖”“邪恶”“饥荒”“难民潮”等字眼的影子。

出租车在“Shoush”地铁站停下来。德黑兰地铁是中东地区第一条地铁，

由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设计、中铁工程集团等单位施工完成，列车也由中国长春客车厂生产。站台则为伊朗人自己设计，与国内有所不同，轨道在中间，月台靠两边，如乘错方向，要经空中走廊换乘，甚为不便。不过站台宽敞明亮，装饰美观，墙壁多为古波斯风情的细密画，赏心悦目。

德黑兰地铁目前有五条线路，最核心的是南北走向的1号线和东西走向的2号线，两条线在霍梅尼广场交汇。地铁票有单程和双程，双程票5000里亚尔，折合人民币不到1元，不管距离远近，可实现两次进站。站内无限制换乘，出站无须车票，本地人使用类似“羊城通”的智能卡。

德黑兰除了地铁，还有“BRT”专线，但拥挤程度堪比中国“北上广”，堵车司空见惯。政府推行低廉的公共交通票，其实也是鼓励大家尽可能乘公交出行，以缓解交通压力。和印度一样，伊朗地铁首节和末节为女性专用，月台有标记，男士严禁入内，而女士则可随意出入其他车厢——这当然是对女性的特殊关爱。实际上，伊朗女性在公众场合包裹严实，非亲非故的男子不得触碰，就算有“咸猪手”，也不敢贸然下手啦。

